

电影文学剧本

鉄窗烈火

柯 藍 著



〇
十
十



火 烈 窗 鐵

柯 藍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上海工人运动、塑造共产主义战士不朽形象的电影文学剧本。作品在較广闊的規模上展示了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阶级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日里所作的英勇斗争。剧本集中地刻画了发电厂工人、共产党员張少华的形象，描写他如何忘我地投身于工人运动，并且引导工人群众对国民党反动統治临近复灭时对工人运动的瘋狂、血腥的镇压，进行坚决的斗争，描写他如何被阴谋陷害，逮捕下獄，受尽严刑拷打始終坚貞不屈，而且把敌人的法庭变成有力地控訴和打击敌人的講坛。張少华终于在解放前夜被阴險的敌人秘密杀害了，但他的共产党人的偉大崇高的精神，却焕发出不灭的光輝，給予我們以巨大的教育和鼓舞。

作品的主人公張少华是以上海工人运动的无畏战士王孝和烈士作为原型塑造出来的；不过，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曾作了很大的加工，所以与原材料是有所不同的。

鐵 窗 烈 火

柯 藍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723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3/4 插頁 2 字數 71,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价(7) 0.36 元

统一书号:10078·1723

定价:0.36元

序

翻开一本精装的“上海工人革命斗争史”画册，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掉进了一个回忆的海洋。……

打开画册的第一页，第二页，上面刊印着大大小小的照片，这些都是关于上海工人五卅大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情景。照片因为年代太久，刊印的时候，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工人们举着罢工的小旗，和反动军警的木棍、大刀搏斗的情形，还是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出来……

接着就是当时的报纸，登载这些事件的消息。这些放大的新闻标题，十分醒目地被集中在一起，影印在照片的旁边。

再继续翻动这上海工人斗争的历史画册，我们在一幅大照片上，清楚地看见了无数工人群众从上海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的大门冲了出来，国民党的军警束手无策地在一旁观望……这是上海工人的请愿队伍，从他们脸上胜利的神情，从他们高声歌唱的神情，我们不只是感到他们的罢工胜利了，而且感到了工人群众的力量已经使敌人的统治动摇。看来，敌人为了最后的挣扎，也许又会发动一次新的更大的镇压。因为照片的背景，在工人群众的后面，却包围着国民

党軍警的大批馬队，馬队上的士兵都拿着閃亮的长刀，这些都是一些极为不祥的預兆……

于是我們的眼睛和回忆就停留在这里，也就从这里开始我們所要叙說的整个故事。但是在叙說这些之前，請允許我說一句：當我們走近这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往日斗争的烈火，就会在我們的心里燃燒……

第 一 章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是如此的美好。我們如果从浦东隔江西望上海，最先映到我們眼里的，是黄浦江上停泊着的一字长蛇般的外国軍艦和商船。透过这些船上无数的各色“星条旗”、“米字旗”，我們首先看見的是聳立在江岸上的海关大自鳴鐘，和那一片相連的頂托着白云的摩天大厦。欣賞建筑的人，会知道这儿是美国式的建筑，这儿是英国式的建筑，这儿又是德国和日本式的建筑。就在这些高大的建筑物的旁边，江岸上和仓库里堆聚着小山般的印着“U. S. A.”外国字母的貨包。这儿真是东方迷人的港口，真是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冒險家的乐园。如果我們好奇地再从高空来观望她，我們就会看見鉄架般的外白渡桥的两旁，是一片各色各样的屋頂。有尖形的，方形的，圓形的。在这些令人新奇的屋頂下面，无数带形的馬路上，象爬虫似的密密麻麻的車輛，各式各样的汽車，在穿来穿去不停地奔跑。远远望去，却又听不到它一点喧鬧的市声，令人頓時产生一种气象森严和深远莫测的感觉。

这时正是一九四七年，解放前夕的上海。……當我們进

入上海市區，我們馬上就感覺到了這種解放前國民黨的腐敗和它對人民進行的殘酷的血腥的統治。

上海繁華、喧鬧的馬路上擁擠着雜亂的車輛和行人，行人道上有人在大聲叫喊：“晚報，晚報！……”

一輛急馳而過的抓人的紅色警備車，發出一種尖厲刺耳的嗚嗚的叫聲。馬路上的行人都驚慌地停下來，目送着警車上端着機槍的士兵。

二

工人們被逮捕了。上海紗廠一排排的紡織機器前，幾個女工突然被持槍的國民黨士兵抓走。拖進了一輛紅色的警備車。又是上海鋼鐵廠的溶鋼爐的旁邊，看爐工人突然被幾個流氓特務拖走，被抓的工人又喊又叫的掙扎。

三

整個上海被一片陰森可怕的空氣籠罩着。馬路上遠處開來一小隊國民黨機械化摩托車部隊，上面坐着戴鋼盔的端着卡賓槍的士兵。摩托車恐怖地叫着，直朝着這邊沖了過去，我們看見沖撞的輪子跳了起來。

四

在敵人殘酷的鎮壓下，許多工廠的工會被敵人無故搗毀了。這是上海紡織機器業工會的木牌，被國民黨軍警拆下來，丟在地上。這是上海五金業工會的木牌，被國民黨士

兵的皮靴踏斷。這又是一家工会的玻璃門窗，大玻璃上面写着“上海百貨业工会”的金字。猛地被国民党軍警的枪托，嘩地一下打碎……我們看見了又是一家工会被毀后的景象：玻璃打爛了、桌子打翻了，椅子打倒了，許多公文紙張被拋散在地上。

景外声音，异常深沉的調子：

“这是多么恐怖而又黑暗的年月！一九四七年解放前的上海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巩固他的血腥統治，四处捕杀工人，解散工会……”

五

一块上海发电厂工会的木牌，挂在工会办公室的門口，門口平靜而又有秩序的圍着一大群工人，拥挤在一張长桌子的面前。长桌子旁边牆壁上貼着一張紙条，上面写着：“領取本月救济金处”。长桌子的后面一張小台子上，坐着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張少华，他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头上戴着一頂鴨舌帽。他低着头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我們从他整个神态和他抄写的神情，也可以感到他的溫靜和純厚。……

人群中一个身体十分結实的青年工人小陈，把領到的救济金往口袋里一放，气冲冲地走到这边，大声說：

“少华！一个人发这点救济金太少啦！我們的实物補貼，什么时候发？……”

張少华慢慢地坐在座位上抬起头，看了一眼問話的人，輕

輕地：

“我們工会正在向老板交涉……”說完又把头低下去了。

这时在长桌子前发救济金的工会干部老錢，正在跟一个領了救济金的老工人說話：

“老李！拿了錢赶快去买米呀！……”

站在老李后面等着領錢的一个瘦瘦的中年工人，名字叫阿梁的，他的臉色黄蜡蜡的好象有病似的，听見老錢的話，連忙搶上来一肚子牢騷地說：

“可不！外面米价一个鐘头漲一次！留到明天，这錢比草紙还不值錢……”馬上就性急地挤上来說：“好啦！該我啦！……”

工会干部老錢看着名单，說：“阿梁，你还早咧！在一边等着吧！……”轉身对着一个长圈臉胡的老工人說：“老何！該你啦！……”一边說，一边点錢：“老何！这錢拿回去就給你老婆，你孩子多，千万不要統統送到酒館里去啦！……”

六

又是一輛疾馳而来的紅色警备車，开进橫写着“上海发电厂”几个大字的工厂鉄門。发电厂的高聳入云的烟囱正在冒烟……

七

紅色警备車象一陣风似的从过道上开了进来，一直停在发电厂工会办公室的門口，一群拿枪的士兵从車上跳了

下来。最后下来的是一个穿軍装的警备司令部的大队长路鵬，一个是穿便衣的社会局特务万中。穿軍装的路鵬是个大个子，一副粗手粗脚的軍人气派。穿便衣的万中就跟他完全不一样，装得斯斯文文，尽管他是到这里来抓人的，打工会的，可他还是一副笑臉，走起路来也是慢吞吞地东張西望。当他們剛下車的时候，一个猴儿臉、穿着西装的青年盛約翰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中的敗类、反动統治的走狗姜阿六連忙迎了上来，万中正在和他們打招呼的时候，路鵬已經指揮軍警把“发电厂工会”的木牌打烂，丢在地上。

过道上的工人們都十分驚訝地望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八

这时正在发放救济金的工会干部老錢和工人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十分驚訝地望着門口，只听見路鵬在大声喊：

“搜查！統統站到外边去！停止发錢！……”他一边說，一边看見老何正在数点鈔票，便連忙走了过来，从他手里把錢搶了过去，老何无可奈何地怔怔地看着他。

这边，万中帶着盛約翰和姜阿六也走了进来，把手一挥，軍警們就蜂涌地冲进来把工人們赶到門外去了。工会干部老錢与張少华也被赶到办公室的一角站着。軍警特务气势汹汹地搜查着一切。路鵬大声喊：

“大家听着，我們是来抓共产党的！你們工会負責人沈

同生在什么地方？……”

工人们没有一个人应声，都动也不动地呆呆地望着这一切。特务们马上就动手乱翻了。混乱中，張少华发现盛約翰把他桌子的抽屜打开了，抓起一些文件就往地上乱丢，張少华怔了一下，焦急地走过去从紙堆中撿起一本册子，拍了拍上面的灰，正要收起来，盛約翰看見了，猛不防地从后面一脚踢了过来，把他撿起的一本册子又踢飞在地上。

張少华连头也不回地又走了上来，他是这样固执地又重新把那本册子撿起来，把它捏在手里，一点也不畏惧。

“拿过来！什么秘密文件？……”旁边的路鵬看見了走上来，大声地申斥起来。

張少华听着紧紧地捏着那本册子，好象怕他搶走似的把那本册子紧抱在胸口。这时几个拿刺刀的士兵看見了，正要圍上来，万中两手一張，把他們拦住了。

万中滿臉冷笑地：“嗯——什么东西？讓我看看！……”一边說就一边从張少华手里把那本册子一把夺了过去。

万中翻看着册子。路鵬与盛約翰都好奇地圍了过来。

張少华突然大声地喊：“你們不要动！这是工会的！……”

万中翻到册子的最后一页，突然大声笑了起来：“給你給你！这賬本我們又不要！……”頓一頓：“你是这里的保管嗎？叫什么名字？……”

張少华接过賬册輕輕地回答了一句：“我叫張少华！……”

万中馬上收斂笑容，对着大家宣布：

“兄弟姓万名中，是社会局派来整理你们工会的。你们的工会从今天起解散了！我们马上要成立护工队来维持秩序！现在大家回去……”

工人们阴沉着脸。一个个走开了。张少华马上机警地从人群中溜了出来。

九

离工会不远的地方是工厂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放着一排自行车。

张少华与老工人党员老张急急忙忙赶来。老张的年纪虽然有四五十岁了，但是身体还十分健壮，走起路来脚步也挺有劲道，特别现在工会发生了意外，他陪着张少华越走越快，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去。看来他是焦急的，但是他却没有慌乱。他在厂里一二十年了，他经历过多少考验，他有着一般工人党员的沉着、镇静。现在敌人要抓老沈，形势很紧急，张少华悄悄地对他說：

“老张！敌人要抓老沈，我得赶紧去通知他！……”

老张朝那边的红色警备车看了看，說：“那你要赶快抢时间抄小路去！”张少华望着那边纷纷上车的特务们，把头一低，没有做声就推着车子走了。

十

上海工人住宅区弯弯曲曲的小街弄堂，僻静无人，张少华满头大汗，急急忙忙地踏着自行车，朝前追赶。就是象他

平日这么一个沉着温靜的人，他一听说敌人要逮捕老沈，他无论如何不能沉着了，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老沈是他們党的負責人，他要馬上通知他叫他逃跑；而且就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候，他还希望老沈在撤退之前，能够指示一下工会被打之后，发电厂整个党的工作如何开展？……这些都是重大的問題，关系着老沈的安全，关系着发电厂整个党的組織，所以他就是冒着最大的危險，也要坚决完成这个任务。他必須抄小路，搶時間，赶过敌人的警备車，他必須在敌人赶到之前找到老沈。因此他就这么用尽全身的气力，不停地踏，拚命地踏，他在追赶時間，追赶着一切。……我們似乎看見張少华自行車急速旋轉的車輪，在和敌人紅色警备車急速旋轉的車輪在不停地賽跑。……

十一

張少华騎着飞快的自行車，突然慢慢地迟緩下来了。他騎在車子上，呆呆地望着前面，睜着一双震惊的大眼，好半天都喘不过气来，原来他发现一輛紅色警备車，已經比他先来到了，就停在前面老沈家的那条小弄堂口，紧接着就看見一群看熱鬧的男女和小孩，拥着十几个反动軍警从弄堂口出来。軍警們匆匆忙忙地上了車，馬上把車子开走了，弄堂口还不散地圍聚着一群看熱鬧的人，在議論着什么。張少华馬上明白了，这不是老沈出事了嗎？便慌忙从自行車上跳了下来，停在一家小烟紙店門前，他的心怦怦地跳着，他的額头上立时就冒出了大顆大顆的汗珠。怎么办呢？工会

被破坏了，党組織又被破坏了，工作要陷入停頓了，而老沈又……

張少华的脑子里馬上影現出老沈的模样：老沈平日和他亲切的握手，深深地望着他的情景……

这意外的不幸的打击使張少华的心情頓時变得无限沉重起来。他象突然失去了什么依据似的，慢慢地把自行車掉轉头来，一步一步地推着它往回走去。

十二

天晚了。黄昏时的工人棚戶区弄堂口，許多男男女女的工人提着飯盒下班回来，十分拥挤。張少华情緒低沉地推着自行車从外面回来。三三两两熟識的人过来了，他朝那边看了一眼，强笑着有礼貌地不停地和他們打招呼。看来他和他的邻居們是十分亲密的。这时旁边过来了小陈、阿梁、老李等七八个发电厂的工人，一把圍住張少华七嘴八舌地問：

“少华，工会打啦，我們怎么办？……”

“这下完蛋啦！救济金沒收了，補貼也拿不到了！……”

最后小陈这个火爆性子的青年工人更是忍耐不住地大声喊：

“少华，他們凭什么理由，打我們工会？……”

少华十分难过地望了大家一眼，停了半天，正要說話，突然一个十来岁的女小孩，一身穿得破破烂烂的哭着跑来，拉着張少华的衣服喊：“叔叔！叔叔！我爸爸打人啦！……”

張少华一看，这是老何家的大女孩，便連忙放下車子拉着她的手，朝前跑去。

十三

張少华急急忙忙拉着小女孩奔跑到一家小木門边。这就是老何的家。这时只听见木門里一陣乒乒乓乓的响声，有一个女人十分尖厉地喊：“救命呐——救命呐！”叫人听了十分恐怖。張少华連忙推开木門冲了进去。这时小陈、阿梁、老李……也赶来了。

十四

老何家矮小的木屋里显得格外拥挤，乱七八糟的东西丢了一地。靠墙的一張木床上，五六个小孩吓得挤成一堆地抱在一起。床前面地上，一个中年妇女在大喊大叫。一个长圈臉胡的老工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在揪着她乱打。

張少华冲进来一看，連忙大声喊了一句：

“老何！……”

老何抬起头，看見是張少华，这才轉过身来停住了手，气呼呼地拿着一根木棍。这时，倒在地上的那个女人，連忙爬了起来，对着張少华一声一声的哭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說：

“家里几天揭不开鍋啦！要他到厂里領救济金，他什么話也不說，拿起棍子就把我往死里打！还不是他把錢拿去喝酒了……丢下我們这一家老小死活不顧！嘔——嘔——

我这是什么命嘞！……”

張少华听着，看了老何一眼。

老何叹了口气长气，一个人低下头坐到一边去了。站在張少华后面的小陈，挤上来说：

“大嫂子，今天他的救济金沒有領到呀！工会給打啦，你不知道！……”

老何女人一听，流着眼泪說：

“我們家里光小的就五六口，大人倒不要紧，小孩可餓不起……”

这一来，屋子里沒有人做声了，頓時显得分外的凄凉。几个人互相沉默地望了望，又望了望挤在床上的一群小孩。小孩們动也不动地睜着几双大眼。其中一个最小的忽然凄厉地叫了一声“媽！”，老何女人听了忍不住地擦了一下眼泪，猛地把她抱在怀里。

張少华看了，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塞了几張鈔票在老何女人手里。老何女人連忙把孩子放下，把錢拿了过来，擦着眼泪說：“后天你娶媳妇，这錢是你媽千省万省省下来的，我們不能要……”

張少华說：“不要紧，到时候我再想法子！”說着張少华又把鈔票塞还在老何女人手里。就在这时候，老何忽然象被刺痛地跳了起来，突然爆发地嘶哑着声音喊：“不行！今天不能饒你！老子在外头天天受气，一回来你总是在家里專門給我寻事，我……我非打死你不可！……”越說越气，一边說就一边举起手里的木棍扑了上来。老何女人一看，吓